

人肉嗜食

沙爾蒙

一九××年六月××日——我底生活的記錄！美麗的章回，出色的驛站，聖路易，達喀爾，開爾，柯納克里，吉爾格萊格萊，摩薩法，哈爾斯阿拉……我應該繼續下去嗎？記出高龍伯林這一章來嗎？那一定會太平淡的；經過了三年的非洲中部，高龍伯底平原真是太平淡了！

今天早晨我熱度不高。我的舊傷使我走起路來一蹺一拐；不幸中了一枝標槍。終於收到了提提，裝飾得很華麗；牠，我和一個愁眉不展的老軍曹，便是遠征所殘餘的一切。人

們給了我大綬，但是人們什麼也沒有給我的猴子，這是不公正的。

一九××年六月××日——我以為自己裹着船上穿的大氅躺在沙上，可是實際上我是在我的少年人的床上。在送第一班信的時候，媽媽來喚醒我，正如我還是一個玩童的時代一樣。我沒有弄清楚，我還在做夢。「警備！警備！……武裝起來！……保爾！起來！……是進學校的時候了！……陸地！陸地！……德里賽爾中尉，我把大綬的勳位授與你！」不是，媽媽在對我說話。

「保爾！一個好消息，亞力山德琳姨母寫信來了。」

「亞力山德琳姨母嗎！」

「她要你去，我的小保爾，我相信嗎？真是想不到的事！保爾，你要去，可不是嗎？你要穿着你的軍服去……而且還佩着你的十字勳章！真是想不到的事！」

不敢說：「真是一個好機會！」我的好媽媽！

亞力山德琳姨母是我母親的姊姊，是一個很老的婦人；她的丈夫是一個六百萬家

財的廠主，現在已經去世了。她沒有兒女，住得遠遠地，不與別人來往，一直到現在我已經二十七歲了，我還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常常在我童年的惡夢中出現的可怕的姨母。她實在是一個在我吵鬧時別人用來嚇我的東西。「如果你不乖，我要去叫亞力山德琳姨母來了。」人們很可以去叫她，但她是不會來的。

這鬼怪的亞力山德琳姨母，這樣地又點起了一切希望底燈。我們是那麼地窮！我有我的餉金，不錯，而我的母親又有她的軍醫的寡婦的有限的恩俸。我是那麼地懂得母親底直率的貪財的懇求。

「保爾，答應我寫回信給你的姨母吧。」

亞力山德琳姨母會怎樣說呢？說我是一個英雄，一個國家的光榮；說在家族之中這是難得的，說她很想見見一個這一樣的德里賽爾家的人。

「她一向是目中無人的，我的小保爾，然而這一封信却表示她看得起你。」我答應去，這是不用說了，媽媽心裏會高興的。再則我也很想見見這個怪物。

「她有多少財產？」

「六百萬光景。」

嘿！

一九××年七月××日——我見過福當該底婦人們，那些用一個塗油的頭髮的長角裝飾着她們的前額和鼻子的二十歲的老婦人；我看見過那臉兒用刀劃過，戴着羽毛冠，腿翹得高高，大肚子緊裹在一種類似軍需副官的制服中的倍尼國王；我看見過那些頭髮像蔴繩一樣，把人造的痘斑刻在自己的皮膚上的賽萊爾斯的婦人；我看見過比自己的神聖的猴子更醜惡的旁巴斯人，但是我却沒有看見過亞力山德琳姨母。

她是沒有年齡的。在走進客廳的時候，我看見了一個由舊錦緞，稀少而破碎的花邊，和在軟肉上飄着的喪紗等所包成的圓柱形的大包裹。在腰帶上，掛着一把散脫的扇子，一些鑰匙，一把剪刀，一根打狗鞭子，一個鏤金的手眼鏡，一個袋子，甚至還掛着一本滿是數字的厚厚的雜記簿。從這高高低低的一大推東西之間，昇起了一片灰和醋的難堪的

香味來，特別的標記：這個黑衣的婦人穿着一雙紅色的拖鞋。

從一張小小的臉上，人們祇能辨出兩隻又圓又凝滯的眼睛，一個算是鼻子的桃色的肉球，和在下面的兩撇漂亮的黑鬚鬚。

亞力山德琳姨母真殷懃地款待我。把手眼鏡擱在眼睛上，這個可怕的人檢閱起來了。

「走近來一點，」她發着命令。

她把我的十字勳章握在她的又肥又紅的手裏，起了一種孩子氣的快樂。

「勇敢的人們的寶星！」我的姨母對我說。「這很好，保爾，坐吧。」

「我母親……」我說。

「我們來談談你，談談你的旅行吧。我很喜歡海軍軍人的。我想起來了……」

亞力山德琳姨母按了一下鈴。一個女僕應了她的使喚，端着一個大盤子進來了。大

盤子上是一個威尼市的酒杯和一瓶糖酒。

「這是道地的聖彼爾的糖酒，是給你喝的。喝吧，所有海軍裏的人都喝這種酒。喝呀，保爾。」

下了一個要出力騙我的姨母的決心，我便滿滿地斟了一杯糖酒，一口氣喝了下去，臉上一點也不露出難喝的样子。

這種無意義的豪飲使那老瘋子高興異常。

她一邊拍手一邊喊：

「好好！我的小保爾，你是一個真正的海軍軍人。那麼你打過仗嗎？你週遊全世界還不夠嗎？我在報上看你的經歷。非洲中部，那一定是一個火炕了！對我說說那些野蠻人吧；是一些可怕的人嗎。」

「天呀，我的姨母，別人吹得太大了；至多不過是一些大孩子罷了。」

「嘿！嘿！爲了一個『是』一個『否』就會砍了你們的頭的大孩子。如果把我們的這些骯髒的百姓也用這種辦法來處置，壞蛋便會少下去了。我想你是不以政府爲然的，

是嗎？真的，一個兵士是什麼話也不應該說的。在那邊，你有許多妻妾，你過着總督的生活，是嗎？啊！這小保爾！在你出世的時候，你的體重是很輕很輕的，別人們還以為你活不到三天。但你現在已是趕上了。你殺了多少野蠻人呢？」

「可是，我的姨母，很少……越少越好。我的任務顯然是和亞鐵拉^{亞鐵拉}的任務不同的。拓殖……」

「是的，是的，你們大家都是這樣地說。可是人們總講着在黑人間的白種人的故事。這並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可曾做過大會長的賓客？」

「當然囉！」

「那麼你喫過人了？」

「我……」

我的姨母已不復知道她的快樂的界限了；她大聲說着話，拍着手，扭着她在紅色的
中的脚。

「他喫過了！他喫過人！一個姓德里賽爾的喫過人！你真是好漢，我的好漢，我真是好漢！我一晌當你是一個像別人一樣的傻子！好喫嗎？」

「什麼，姨母？」

「人呀。」

我想：「如果她真是瘋的而且發了病，那麼我祇要推倒了她的圈椅就完事了。」因為在這個時候，什麼都是在我意中的。我想她已十分成熟，實在可以關到瘋人院裏去了，所以我也就擺脫了一切理性的束縛，儘順着她的心意說過去。她快樂發了瘋，一邊乾笑着，一邊把糖酒都倒在威尼市的酒杯裏。

「人嗎？那真鮮極了。祇是要懂得燒法。最好喫的一塊是……」

「說呀，說呀！」

「最好喫的一塊是股肉。」

「噫，我還當是肩膀。」

「特別不要相信年紀愈輕肉愈嫩的那些話；據老喫客的意見，人祇從三十歲起纔可以喫；我說明是白種人；因為那些黑人，即使是女人，也留着有一點兒很難聞的酸臭味兒的。」

靜靜地伴着我姨母的喔喔的聲音，我這樣可怖地信口胡說了一個鐘頭。

我的想像已有了充分的進步，竟一點也不覺得疲倦了。但是我却起着不快之感，這一部份是對於我喫人肉的饒舌而起，但大部份却還是爲了那斷然不是瘋狂，却是惡狠，愚蠢，而厭世到虐人狂那種地步的老婦底高興而起的。

當我的滔滔的雄辯正要達到些蠻夷的詩人都未知的殘酷的程度時候，女僕前來通報說我姨母的乾女兒德·格拉蘭夫人來了。

我願意把這金髮美人的影像單留給我自己。這個人們亦稱呼作佩玳的德·格拉蘭夫人，年紀有二十二歲，她已和她的丈夫離了婚，她的丈夫是一個乏味的賭徒。我似乎頗得佩玳的青睞。咳！那可怕的亞力山德琳姨母又搬出她的那一套來了。

「佩玳，我的好人，這位是我的內姪保爾，德里爾賽，海軍軍官，當代的英雄啊！真是一位偉男子！聽着他吧，我的孩子，他喫過人肉，他喫過三年人肉！」

一九××年七月××日——我又看見了一次佩玳。我的初出茅廬的心並不懷疑。我是戀愛着，我以戀愛着爲幸福。我已向佩玳發誓說我沒有喫過人肉。她很容易地相信了我。比到佩玳的笑聲，是沒有更好的音樂了。她愛我嗎？

一九××年八月××日——保爾！一封給你的信。

今天晚上，我是十六歲了。幸福把我弄傻了；我滿意着我的癡愚；我雀躍，我亂喝，我舞蹈，我也哭泣。我睡不着，我整夜把佩玳的信一遍遍地讀過去。

一九××年八月××日——佩玳的丈夫已把她的嫁資浪費完了，她現在靠着他的給她的一點兒贍養費度日。屈辱人的佈施！娶佩玳！我們那麼深切地相愛着哦！搭救她，解放她，無奈我是這樣地窮！而我的母親，雖然她並不是吝嗇的人，但是她不得不一個小錢一個小錢地打算盤，在生病的時候，她連到維希去養一季病都要躊躇的。這真很像是窮

困了。

如果我喫了我的姨母，那就多麼好啊！

一九××年九月××日——當我去探望我的姨母亞力山德琳去的時候，我有把握地演着我的脚色。在喫人肉的大場面中，沒有一個演員比我演得更好。我是客廳中的完善的喫人人種。我甚至說得過份一點；我相信我的可敬的姨母開始認識恐怖了。是邪惡的快樂使她苦痛，否則便是她已變成完全瘋狂了；現在我能夠使她臉兒發青了。人們是可以加倍恐怖的份量而得到好成效的。

一九××年十一月××日——亞力山德琳姨母的樣子是可怕的，臉色潔白地躺在她的桃花心木的床上。房間裏散發樟腦的臭氣。

我的姨母使勁地活動着她的嘴唇對我說：

「保爾，再講一個故事……那邊的。」

一九××年一月××日——叫我在大路易中學的舊同學雕刻家比列，給我的姨

母定製一個紀念碑。向總長辭了我的職。

……
開洛，一九××年三月××日——尼羅河水剛在佩玳可愛的腳邊的沙灘上靜止了。祇有我們倆在那兒，幸福，緘默。彎身在佩玳所束起來的薔薇花束上，我所聞到的還是我的戀人的香味。

一個把土耳其帽子直壓到眼梢的半裸的小黑人，哀求着要我們買一串用埃及錢串的項圈。

佩玳的目光固執地激起了我的慈悲心。

然而佩玳却不知道……當然，這是很應該給這小學生的。我把我袋子裏所有的錢都輕輕地放到了那隻黑色的手裏去。那裏有銀錢，而且運氣真好，還有金錢。

那黑人驚呆了，不敢合攏手來；他乾笑着，吻了吻我的大氅的一角，便飛奔着向那在這遠處人們可以辨出有許多回教寺院俯瞰着各大廈的圓頂閣的開洛底郊外而去了。

昂德萊育沙爾蒙(Andre Salmon)和阿保里奈爾(Apollinaire)約可伯(Max Jacob)等一起，是

法國立體主義文學的首創者。他於一八八一年生於巴黎，父親愛美爾·沙爾蒙(Emile Salmon)是一位
蝕雕家。在年青的時候，他跟着家旅行過許多地方。後來他獨自到俄國去，在那邊法國公使館的祕書科裏當學
習科員。在一九〇三年，他回到法國來，開始在幾個雜誌上寫詩和小說。在那個時期，他結交了阿保里奈爾、約里
(Alfred Jarry)、約可伯等。他和他們一起住到蒙馬特爾(Montmartre)去，認識了畫家比加梭(Picasso)、
關稅員盧梭(Le Douanier Rousseau)、瑪麗·蘿朗山(Marie Laurencin)、德蘭(Andre Derain)和
文人加爾沙(Francis Carco)、馬高爾朗(Mac-Orlan)等。

沙爾蒙的散文是熱烈，同時又冷酷的。這就是他的迷人之處。他把人生剪裁成那些在太陽中飄舞着的苗
條的影子，他所用的又溫柔又赤裸的字眼，都得了一種新的價值。沙爾蒙常常回想起俄羅斯的白雪和她的居
民，蒙馬特爾的煙雲和蒙馬特爾的寓客，而把牠們當作他所愛好的題材。

他也是一立愛好繪畫而深深地了解牠的藝術批評家。

原书空白页

中国知网